

世界文豪书系

海涅全集

HAINIE QUAN JI

12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Heinrich Hein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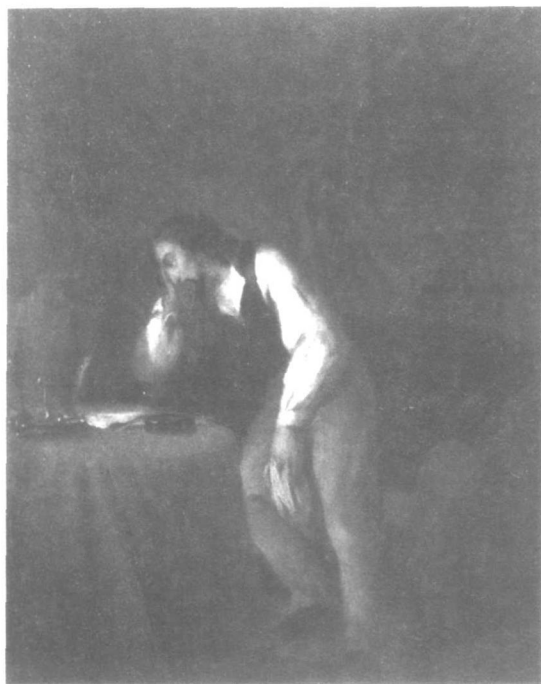
海涅全集

第十二卷

散文作品

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

田守玉 等 译



海因里希·海涅，1847年左右。



黑尔戈兰景观。



路德维希·伯尔纳。



海涅的《路德维希·伯尔纳》。



沃尔夫冈·门策尔。



卡尔·古茨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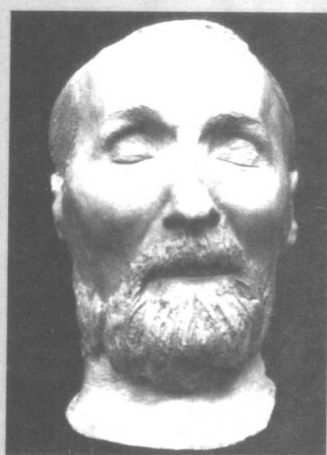
汉堡出版商康培。



康培在汉堡的书店。



海涅遗容。



海涅石膏面像。



海涅墓，巴黎蒙马特尔公墓。



迪塞尔多夫海涅研究所。

导 读

胡其鼎

本卷收入海涅的一部重要著作《路德维希·伯尔纳。一份备忘录》(1840, 下称《伯尔纳》), 《自白》(1854), 一篇文章、声明、书信集《作家的麻烦》(1832—1855, 下称《麻烦》)以及他的三份遗嘱, 均系了解海涅的生平与思想的重要文献。下面介绍一些背景材料。

路德维希·伯尔纳(1786—1837), 原名勒布·巴录, 法兰克福一犹太富商之子。在柏林等地大学学医, 后改学法律和国家学, 获博士学位。1809年任法兰克福警察局录事, 1815年因是犹太人而被解职。1818年受基督教洗礼, 办刊物《天平》, 1822年因抨击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被查封。后在各地当编辑, 政治上由自由派转向彻底的共和派, 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和人民主权, 成为德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言人。他的美学观也很激进, 要求文艺政治化。他继承了其父的大笔遗产。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赴巴黎。1832至1834年发表《巴黎书简》, 共115封信, 都是写给法兰克福他的女友让内特·沃尔(1783—1861)的, 后结集由康培出版, 共三卷。被认为是早期德语新闻体的经典之作。他在德国知识界的影响远超过海涅。他的最后著作是《食法兰西人者门策尔》(1836 法文版, 1837 德文版), 批评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门策尔(1798—1873)的盲目仇恨法国的言论。

海涅早在1815年就认识了伯尔纳。1827年去慕尼黑途中

又到法兰克福拜访伯尔纳，了解了他的性格（见《伯尔纳》第一篇）。1830年夏，海涅在黑尔戈兰岛，他对圣西门主义作理论反思，悟出了热爱自然与生活的古希腊人跟厌弃现世生活的拿撒勒人（《圣经·新约》称耶稣是拿撒勒人）的对立，即官论与唯灵论的对立，提出宗教是在黑暗时代（如罗马暴君尼罗统治时期）走投无路的民众发明的用以麻醉自身的麻醉品（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克思所采纳）。在那里他听到巴黎爆发七月革命的消息，目睹了民众的反应（见《伯尔纳》第二篇）。1831年5月22日海涅抵达巴黎。他的《游记》第四卷在普鲁士被当做“最卑鄙无耻的书”而遭查禁。海涅和圣西门主义者昂方坦等交往，直至1833年圣西门主义者的集会被禁。经科尔布的介绍，海涅成为奥格斯堡《总汇报》驻巴黎通讯记者，为该报写通讯，由于梅特涅的顾问根舍的干涉而中止。1832年底这些通讯结集出版，题为《法兰西状况》。他同时为《晨报》写文章，1833年以《法兰西画家》为题，收入《沙龙》第一集。海涅在巴黎重逢伯尔纳。

1832年5月26日至28日，巴燕（英文称：巴伐利亚）民众庆祝王国颁布宪法一周年，在莱茵普法尔茨的诺伊施塔特附近的汉巴赫宫集会，参加者有市民、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大学生约三万之众，要求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实现德意志的统一。伯尔纳也回国参加汉巴赫节。组织者中茨魏布吕肯（双桥）的激进的律师党号召民众革命，遭镇压。6月28日，联邦议会颁布“惩罚法令”，禁止政治结社、民众集会，规定20个印张以下书籍均需送检后方可出版。1833年5月，法兰克福又发生民众冲警察局事件，又失败。不少人流亡法国，伯尔纳成为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中心人物。伯尔纳认为德国革命时机已经成熟，但接着到来的却是一个政治消沉时期。尽管德国密探在秘密报告上经常把伯尔纳和海涅相提并论，但两人关系并不密切，政治见解也大相径庭（见《伯尔纳》第三、四篇）。

1832年11月初，伯尔纳参加汉巴赫节后回到巴黎，9日

和海涅见面，在26日写的《巴黎书简》中含沙射影指责海涅有贵族思想，政治态度暧昧，对共和主义不忠诚。1833年1月9日，海涅和伯尔纳最后一次见面，从此不再来往。1832年10月，让内特·沃尔和法兰克福商人大卫·施特劳斯结婚，应伯尔纳之请迁居巴黎，和他住在同一寓所里。海涅后来在《伯尔纳》一书中把让内特·沃尔也牵扯进去，说她和伯尔纳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，引来了麻烦的后果。1835年5月30日和31日，伯尔纳在巴黎共和派机关报发表法文文章《女人闹别扭》，指责海涅有才能但无品行，作为自由派是迷途者和无赖，作为作家是拿神圣事业押宝的赌徒，没有信仰，没有爱，没有希望，不仅由于冷淡主义而成了变节分子，而且由于他的贵族主义而成了美好事业的敌人。海涅未予答复。伯尔纳晚年和巴黎天主教司铎拉迈内（1782—1854）过往甚密。拉迈内在七月革命后创办《前进》杂志，要在信仰和新生活之间架桥。他后来转向天主教社会主义。他在1833年发表的《一个信徒的话》，由伯尔纳翻译成德文（1834）。1837年2月14日，伯尔纳去世，送葬者千余人，拉迈内致悼词。海涅敏锐地指出了共和派和天主教自由派结合的危险性（见《伯尔纳》第五篇）。

海涅先写了《伯尔纳死后的声明》（《麻烦》13），但没有发表。1839年写成《伯尔纳》一书，从6月起和海因里希·劳伯（1806—1884）进行多次讨论后，把手稿寄给汉堡出版商康培。当时已经转向民族自由派的卡尔·古茨科（1811—1878）所写的《伯尔纳生平》也在康培手里。海涅和康培因稿酬问题发生争执，康培退回原稿。之后，两人又达成一致，4月18日海涅把修改后的原稿寄去，5月8日又致函康培：“这本书的书名，我已经告诉过您，是《路德维希·伯尔纳。海因里希·海涅的一份备忘录》，但为时已晚，5月5日此书已获印刷许可，康培用《海因里希·海涅论路德维希·伯尔纳》的书名付印了。海涅抗议说，他不会为伯尔纳写一本专书，而要再现一个风暴与困难的时期。换言之，《伯尔纳》一书是以海涅为中心

的一份时代备忘录。

海涅的这本书几乎无人问津，但遭到伯尔纳的追随者的谩骂和攻击。让内特·沃尔和伯尔纳的律师赖因加努姆所编的《路德维希·伯尔纳对海因里希·海涅的评判》（有附录：《对海因里希·海涅最近一本书的声音。摘自报刊》）却十分畅销。有人戏言，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德语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骂人话。

1846年4月5日，马克思从布鲁塞尔致函海涅：“……数日前，一本诽谤您的小册子——伯尔纳遗留的信（指《伯尔纳对海涅的评判》——笔者）偶然落到我的手里。若非读到印在白纸上的这些黑字，我永远不会认为伯尔纳竟然如此乏味、狭隘和无聊。古茨科的后记等等是何等可鄙的废话。我将在一份德文杂志上写一篇有关您论伯尔纳的书的详细评论。您的书所遭遇的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蠢驴们的粗野笨拙的对待，在任何一个文字时期都是罕见的，诚然，在任何一个德意志人的时期都不缺少粗野笨拙。”（马克思/恩格斯：《论艺术与文学》，柏林1953年版，第387页。）马克思可能写了这篇评论，或是匿名发表，或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没有编辑部敢接受，故而至今未发现。

1841年6月14日，海涅在巴黎街上遇见大卫·施特劳斯。之后，他和玛蒂尔德去比利牛斯山区疗养。6月28日《玫瑰》杂志第126期发表消息称，施特劳斯在巴黎街头打了海涅一记耳光。德国报刊纷纷转载。7月3日海涅在《美因茨报》上见此谣言，当日致函《总汇报》（7月15日刊出），又追查谣言。他提前结束疗养返回巴黎，8月31日和玛蒂尔德（原名克蕾桑瑟·欧仁妮·米拉，1815—1883）在圣苏尔比斯教堂举行婚礼。9月7日同施特劳斯决斗，海涅受轻伤。直到1846年1月3日，海涅才在致维特海姆的信中为让内特·沃尔恢复名誉，了断此事（见《麻烦》21、27等）。

1835年9月，门策尔（1798—1873）在他主编的《文学报》（《晨报》副刊）上撰文评古茨科的《多疑女子瓦莉》，引

起当局注意。12月10日联邦议会第31次会议公布政令禁止以海涅为首的青年德意志作家的著作。这无异于断绝了海涅的生路。1836年1月30日，他在报上登出《致尊敬的联邦议会》的公开信（《麻烦》8），要求像从前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让马丁·路德出席帝国议会为自己辩护那样，也让他出席联邦议会为自己辩护。这显然是海涅一相情愿。普鲁士警方根据政令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一概禁止海涅的著作，而是他的著作在二十印张以下的必须由最高检查委员会审查。1837年1月23日海涅在致康培的信中说，要改变目前的情况，必须“诉诸身居最高职位的人的回心转意”。现存普鲁士驻奥公使马尔藏伯爵致梅特涅的信称：“梅特涅侯爵先生，……收到著名的又声名狼藉的海涅的一封信，它证明这位可憎的作家完全顺从。”它表明，海涅曾给梅特涅写信，希望他“回心转意”。可是指示联邦议会下禁令、认定海涅是反对派“合唱队队长”的正是梅特涅。1835年10月，梅特涅致函内政大臣维特根施泰因侯爵，诅咒“乱党”和“青年文人”，说他们要以圣西门主义为基础“创造一位神”，创立一种“新的肉体的宗教”，使他感觉到“危险的存在”。又说，他读了海涅的《沙龙》第二卷（含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》），认为“就文风与描述而言是一部真正的杰作”，然而这个作者“是反叛分子中间最有头脑的”。1838年2月，海涅又致函瓦伦哈根，请他设法让普鲁士政府支持他在巴黎“以普鲁士精神”创办《德意志报》（《麻烦》15）。这更是异想天开。可能针对办报这件事，恩格斯在1866年12月2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：“老贺拉斯有些地方使我联想到海涅，海涅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。从根本上说，在政治方面是一条同样无赖的狗。请想像一下这个老实人，他向愤怒的暴君威胁的目光挑战，随后又拍奥古斯特的马屁。此外，这个龌龊的老东西也是非常可爱的。”（《论艺术与文学》，柏林1954年版，第391页。）

海涅幻想着向当局妥协来换取思想和创作自由，同时，他对

告密者挥舞利剑。他要求跟门策尔决斗，门策尔拒绝。1837年7月他发表《关于告密者》（作为《沙龙》第三卷前言和单行本），险些让门策尔丢掉了《文学报》主编的饭碗（《麻烦》11、12）。

海涅在《论浪漫派》里讽刺施瓦本诗派只吟咏“五月欢乐，桂竹香，欧洲李树”，粉饰鄙陋现实。该派也反唇相讥。1832年海涅给《法兰西状况》写了《前言的前言》，但未发表。文章针对施瓦本诗人普菲策尔（1807—1890），此人曾表示不批倒海涅誓不罢休。这个有强烈反犹倾向的自由派议员普菲策尔在《德意志季刊》1838年第一期上发表《海涅的著作与倾向》，要把犹太人海涅一棍子打死，这对于在严格的书刊检查下苦苦挣扎的海涅来说无异于落井下石。海涅在汉堡《文学年鉴》（1839）上发表《施瓦本明镜》予以反击，但文章被删改。他又发表致康培的公开信《作家的麻烦》表示抗议（见《麻烦》3、16、18）。

1848年巴黎爆发二月革命，3月初《文档汇编》披露法国外交部秘密基金受惠人名单和数额，其中有海涅，每年四千八百法郎，高于当年雨果从复辟王朝得到的津贴一千五百（后增至三千）法郎。4月28日奥格斯堡《总汇报》一篇匿名文章报道此事。编辑部加脚注称：“倘若海涅得到了这样的资助，那么，资助他更多地为了他没有写出来的东西。”德国报刊纷纷转载。一桩丑闻！5月25日《总汇报》刊出海涅的《声明》，承认领取这笔养老金，否认他的笔给法国政府所收买（《麻烦》32）。1836年2月至8月梯也尔首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同意给海涅一份养老金。1840年4月至10月梯也尔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、基佐任外交大臣时开始从外交部的秘密基金中向海涅支付。现存基佐遗物中有一份外交部秘密基金清单，上面写明1840年起向“政论家海涅”支付，还注明“由梯也尔先生最初确定并由基佐先生（书面决定）确认补助4800。”1854年8月海涅再次就此事写了《回顾说明》（见《卢荅齐亚》）。

1848年的革命，革命后德国的政局，海涅本人病情的日

趋恶化，导致他的思想发生变化。变化之一是告别黑格尔，告别无神论，告别青年黑格尔派，这就是 1854 年为《论德国》新版所写的《自白》。

《作家的麻烦》中有关海涅的伯父所罗门死后的遗产争执、海涅买煤气公司股票被骗等篇都与金钱有关，海涅是很看重金钱的。除了维持生活和给他自己治病以外，他更多地考虑的，是他死后他妻子玛蒂尔德的生活，他先后立下的四份遗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他对妻子的爱和关怀是真挚的，尽管后来变胖的这位法国太太对他丈夫的事业几乎完全不了解。